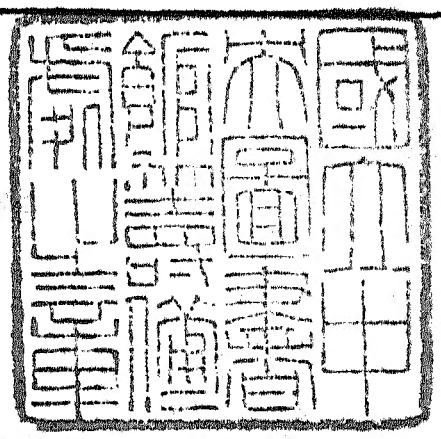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
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提要

琴堂諭俗編二卷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臣等謹案宋史藝文志載鄭玉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為書此本為宜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為一編而又為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其書大抵採

琴堂諭俗編原序

昔鄭彭二令君知鄉邑時作也大意在於先教化後刑罰使風俗知勸人皆為士君子之歸然世之作邑者往往困於文書之期會窘於財賦之煎熬齊民之道惟知有刑罰而已奚暇以教化為先務哉如二令君之待斯民亦可謂仁也已余學製宜豐每念無以及人而人之相欺相陵相鬬相奪相戕賊相訐訐以唆教作生涯以脅持立門戶風俗之弊視鄭君所謂違理逆德之事彭

弟孔懷言死喪則相恤也晉咸寧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衮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家人乃及毘病得差衮亦無恙既歇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

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患難則相救也後漢姜肱兄弟遇盜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謝罪

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

晉索靖子琳字巨秀舉才除郎中嘗報兄之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莫不壯之

衛宣公有子二人曰伋曰壽伋被謗宣公遣往齊使盜待於路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勿去伋

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然則聖賢皆不顧子孫之匱乏耶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云云其為利豈不大哉　應俊續編

睦宗族

親者身之所自出祖者又親之所自出則愛吾身與吾親者不可不以不尊祖推尊祖之心而下之則宗族者皆祖之遺體可不敬乎敬宗族者尊祖之義也古者聖人等人情之輕重立為五服以別親疎以定上下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旁以治兄弟歲時之間合族以食

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悌之道也其有禍患則鄰里之人同其憂故曰鄰有喪舂不相相謂以聲相助里有殯不巷歌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漢萬石君居鄉里其子慶為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怒而不食慶惶恐請罪萬石君責之曰內史入閭里中長者皆走避內史坐車中自如豈當如此自後慶及諸子入里門常趨至家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木垂吉庭中其婦取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

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如何耳逆家子不娶是其娶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也推是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惟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行能有過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國人疾之作牆有
茨詩以刺其上曰不可道也言之醜也外或生僮僕之
變晉王濟字武子諭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
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
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奸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
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
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可不戒哉史記
齊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
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
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欲以孝公為太子桓
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十月乙亥桓公卒遂相攻以
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
戶外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卒已夜斂殯鳴呼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春秋霸主而家道不正嫡庶
不分身後至於此讀史者未嘗不為之掩卷歎息焉袁

欽定四庫全書

琴堂諭俗編卷下

宋 應俊 輯補

崇忠信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理也人理莫大於忠信忠則不欺於人人能內不欺心外不欺人然後可以為人而異禽獸矣苟能力行不息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天地祐之鬼神福之親族信之鄉黨敬之其在世也豈不樂哉若不忠不信懷私飾詐內以欺

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人能如二公之言無所爭矣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此可謂能消忿心而不與人爭鬬者也尚書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玢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名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此可謂能消忿心而不與人爭訟者也魏子曰已

人利已事多端唆訟尤為第一般二
競力疲俱顧息中人未了又經官 傳曰鷸蚌相持漁
人之利春秋後語蘇代曰臣過小水見小蚌方出暴而
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出明日
不雨必見蚌腊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鷸死鷸
蚌兩不相捨漁父得而併擒之諺曰與人不足嘖人相論起屋鬬訟者盡亦反而思之曰激吾之鬬者必有所為也嗾吾之訟者必有所圖也吾可中其計乎思念及此則鬬訟之心自氷釋矣必不得已而至鬬鬬而至于訟畧求直可也必求勝不可也淳祐初尚書江古心萬里守吉州其勸農文有曰如里巷間朋友

師友則愚推明義理指引塗轍者師之功也而其所以漸摩誘掖講學明倫以成德性者朋友之力也從師固不可不擇而交友尤不可不擇也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改寡尤韓子曰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趙典不交非德陸龜蒙不交流俗鄙原至汝南止交范孟博李膺居潁州獨友陳仲弓是數者皆知所以擇交也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此正所以教人擇交也奈何後世交友者直諒多聞者反見踈便辟善柔便佞者反見親其不樂於侮聖言乎唐宰相王珪

手破蕩家產始則拍肩握袂執俗樂學歌舞晝夜酣飲遊戲無度終則賭博姦偷靡所不為哉及其身以累其親不孝不義罪莫大焉言而至此良可太息為士民者習已成俗縱不知愧寧不為州縣恥耶祥忝贊潮郡日觀訟牒違理犯義之事比比皆是原其所由豈非交游之不擇講明之無素使然乎故不能自已於言凡爾士民幸而察之著之於心行之於身誨而子弟諭乃鄉鄰使人皆知向善背惡同為君子之